

公共讀物
注意愛護



在红色的海南島上

吳之 朱逸輝著

在紅色的海南島上

吳 之 朱逸輝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有二十一篇革命故事。它比較全面、系統地把有關紅軍在海南島的革命事迹用文艺手法反映了出来。里面的故事完全是真人真事，因此，它不但是革命故事，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在紅色的海南島上

吳 之 朱述輝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南門43号)

广东省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1号

新华書店广东分店發行

广州印刷厂印刷

*

統一書号：T10111·195

开号：1051·787×1092 1/32·2 11/16印張·53,000字

195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120 定价：(6)二角四分

得此山光不待同
云連廣上觀新雲
望遠紅顏早命筆

二十佳年游山賦
海內群公樹功勳

朱德

一九五五年
二月二日

序

为了表示对革命历史的重视和对献身于党的革命事业的战友们、同志们的悼念，我答应了作者的要求，给这本小册子说几句话。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到处实行白色恐怖。4月21日，海南岛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向革命力量进攻，摧毁了海口和各县城的革命团体，逮捕监禁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海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共产党海南地方组织（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在中央和上级指示下，把工作转向了农村，组织农民武装，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到了秋天，党已经在农村中组织了数千人的人民革命队伍，回击反革命。冬季，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师（也叫琼崖工农红军），力量发展近万人。先后攻占了著名军港榆林、三亚和陵水、定安等县城，控制了整个农村地区，成立了全琼苏维埃政府，打倒地主土豪，分配土地。声势浩大，震惊了蒋介石反革命集团。

于是1928年5月，蒋介石又派大批反革命军队来海南镇压革命。红军因种种困难，当即蒙受严重损失，党的优秀干部

和紅軍的領導者馮平、陳永芹、楊善集、符節、徐成章、許俠夫、周越等同志，都先後在戰鬥中光榮犧牲了。紅軍從一萬人損失到剩下二三百人。這二三百人堅持鬥爭，第一次退上五指山的一個山脈母瑞山，開荒生產，訓練幹部，組織新的革命力量，準備迎接新的鬥爭。

1929年秋，這支小隊伍，又擴大為一個團。1930年夏，繼而又成立了中國工农紅軍瓊崖獨立師，下轄三個團，擁有三千多人，直追海口、府城，吓得反動派亂作一團，接連拍電報向偽廣東省府告急。

1931年冬，蔣介石又派陳漢光警衛旅和一個中隊空軍來海南鎮壓革命。白匪軍陸空配合，經過五晝夜，攻破我駐瓊山、澄邁交界邊境羊山的紅二團，接着，又集中力量先後圍攻中共瓊崖特委、瓊崖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師部所在地的瓊東四區和母瑞山區。至1932年春天，紅軍主力又損失了，師長王文宇和政治委員馮國卿等也犧牲了，僅存一百多人（最後只有二十五人）在母瑞山上堅持鬥爭，海南島的革命運動，再次進入低潮。我們在母瑞山上食的是野菜野果，穿的是樹葉樹皮，過着原始人的生活，度過整整一年時光。

直到1936年春，紅軍又由二十多人發展到一百多人的隊伍，成立了瓊崖工农紅軍游擊司令部。

總之，從1927—1937年，在黨的領導下，中國工农紅軍在海南島上的部隊，剛剛誕生就投入了殘酷的戰鬥，經過了極端艱苦曲折的道路，站起來，倒下去，倒下去又站起來，一直支撐着黨的這面革命旗幟，迎接着新的革命高潮——全國規模的愛國抗日戰爭。

这本小册子，写的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故事。它不是军队发展史，也不是红军的战斗史，而是回忆录。作者用文艺的笔法，生动地记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片断，使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海南岛革命斗争的某些特点。我想，年青的一代，如果从这本书中看到革命斗争的残酷、困难和胜利来之不易，对献身保卫胜利果实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会有好处的。

馮白駒

1957年6月9日于广州市

目 錄

朱德副主席題詩

序

紅色的浪潮

紅三師的誕生.....	(1)
椰子寨之戰.....	(3)
背水而戰.....	(7)
紅旗.....	(11)
攔民渡江.....	(14)
寧死不屈.....	(19)
第一次在母瑞山上.....	(23)
“蒸豬”.....	(25)
假夫妻.....	(29)
“盲翁”滅“囤豬”.....	(31)

永遠不倒的紅旗

革命搖籃母瑞山.....	(34)
百折不撓，再接再厲.....	(36)
從夏盼到冬，一去不復返.....	(43)
飢寒交迫，越磨越堅.....	(47)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52)

六連嶺上現采云

上山打游击·····	(57)
六連嶺上的日日夜夜·····	(62)
剩下的七个人·····	(64)
許大叔犧牲了·····	(69)
群众沒有离开党·····	(72)
曙光在前·····	(75)

紅色的浪潮

吳 之 朱逸輝

紅三師的誕生

蔣介石叛變革命了。白色恐怖象海上的風暴猛襲着海南島。海南島屹立在祖國的南海里頑強地抗击着疾風巨浪，發出澎湃的声响。

1927年4月21日，反革命的風暴从北向南，疾扫海南島，破坏了海口市和各县城的革命組織，殘害了无数的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我們党的組織，开始轉入地下，轉入农村，發動农民进行武裝斗争。剛成立不滿一年的中共琼崖特別委員會發出了紧急指示。馮白駒、楊善集、王文明等共产党员，象种子一样撒向农村，在农村的土壤中發芽、生長。到了秋天，农村里已經掀起了武裝反抗的紅色浪潮。琼山、文昌、乐会、万宁、澄迈、定安、琼东、陵水等八个县的农民，高举紅旗，拿起鋤头、鐮刀、鎗当武器，开始回击反革命。他們高呼：“打倒蔣介石！”“打倒土豪劣紳！”

在党的领导下，海南北部平原上的农民武裝，先后攻下了琼山的大坡市，平毀了白石溪炮楼，拔除了道崇据点，闖进三江市，刺死了反动头子，又圍歼了文昌县碑平民团，襲入蛟塘

市，繳獲了大批武器彈藥和糧食。革命力量迅速發展着，各县都成立了人民革命軍。

十月間的一个夜晚，在琼山县一个村子的祠堂的屋里屋外，挤滿了人民革命軍的战士，几乎把門口窗戶都堵塞起来了。人們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張八仙桌那儿，桌旁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青年人。海棠油灯已經是三条灯蕊絞在一起点燃了，但还有人嫌灯火不够亮，便又往灯窩里添灯蕊加油。灯火越燃越旺，紅光照着青年人不断揮着的手臂，一百多双眼都繞着那只手臂轉。这个青年人就是中共琼山县委書記、人民革命軍的領導人馮白駒同志。

“为什么我們許許多多的兄弟姐妹被反动派杀害了呢？因为我們手里沒有槍，我們沒有自己的軍隊。”他激动地說。“因此，我們要拿起武器来，組織自己的軍隊，才能打倒蔣介石，打倒土豪分田地！”

“对呀，对呀！”人們紛紛嚷起来。

“別吵，馮代表又說什么啦？”人民革命軍的中隊長馮健能摆摆手說。

“我向大家宣布，上級指示我們，从今天起，人民革命軍一律正式改編为中国工农紅軍。”

战士们頓時嘩啦一陣，笑了，欢乐談論久久不能平靜。

馮白駒同志接着又宣讀了一道命令：由馮平同志当司令員、陈永芹为副司令員，楊善集为政治委員、符节为政治部主任。下設东、中、西三个指揮部，东路总指揮徐成章、中路总指揮严鳳仪、西路由馮平司令員兼任总指揮。下轄八路軍（每一路相当一个团建制，实有一个营人数）。馮白駒同志被任命

为第六路軍党代表，馮健能被任命为第六路軍指揮……。

从此，战士们戴的竹笠上全写上了“中国工农紅軍”新的大字番号，就这样，中国工农紅軍第三师誕生了。

椰子寨之战

紅三师剛成立，領導上便決定夺取海南重鎮加积市。于是，定安的第四路軍开到师部所在地乐会县，琼山县的第六路軍也奉命日夜兼程赶到乐会的万泉河边，乐会的第二路軍、琼东的第一路軍也集中起来了，队伍集結在椰林成蔭的村落里，战士們在以椰子树当靶加紧練習瞄准，有的在打草鞋，有的在擦拭武器；家家户户也都忙的不可开交，有的修船备槳，准备送紅軍渡过河去，有的用竹片和木条編織担架，有的在筹集粮食。

十一月的一天下午，第六路軍指揮馮健能到师指揮部接受任务去了，馮安全排長在教那些剛放下鋤头拿起武器的新战士練習射击，新战士把槍擱在垫着包袱的三脚架上，向对面椰子树上刻着的記号瞄准。

夕陽斜照着椰子林，椰子叶象巨大的手掌伸开的手指，迎着东南風沙沙作响，好象在为紅色的战士夜征而鳴奏。

馮健能剛从指揮部回来，排長馮安全就用盼望的眼睛望着追問：“师指揮部答应我們第六路軍主攻嗎？”

二排長何紹杰也忙着插进来：“答应了，可得給我們二排打先鋒呀！”

馮健能兩手伸开，摸着馮安全和何紹杰的脖子，三个人并排走了几步，說：“情况变化，楊政委決定不进攻加积市，決定

把椰子寨这个炮楼拿下来，扩展苏区。”

椰子寨，位于万泉河东岸，驻扎着国民党一个团局和一連人馬，它象一条鉄釘卡着乐会苏区的喉管，又象一个惡魔在那儿監視着西岸的紅色村庄和紅軍的活动，老乡早就要求紅軍拔掉这个釘子，因此，楊政委原来想先夺加积市然后回手拔掉它，可是現在只好向它下手了。

天气也象敌情一样变幻无常，到了夜晚，突然天昏地暗，狂風大作，暴雨傾盆而下。队伍冒風頂雨，集中在山坡上。楊政委头戴一頂大竹笠，身上披一件蓑衣，站在雨里向部队动員以后，走到二排長何紹杰跟前問道：“你們的指揮呢？”

“到河边去了！”

楊政委到了万泉河边，夜色烏黑，只听到河水在狂風暴雨中象万馬奔騰似的躁叫着；在閃閃电光中偶見濁浪滾滾。馮健能和馮安全并肩站在沒膝的濁水中犯愁。撐竿划槳的老乡，也怨天怨地的咕哝些什么。原来这条哺育着紅色战士的万泉河，却成了进攻战斗中的障碍了。

“老大爷，这样湍急的水能过河嗎？”楊政委問一位老乡。

“这个……”。

“能过，能过！我們第一排打先鋒，第一船过去！”馮安全插上来說。

“翻了船怎么办？”

“大家游过去。我們六路軍里会游水的可多着啦！”馮健能在政委面前明知有困难也强裝信心十足地說；因为他害怕楊政委把主攻任务交給别的部队。

“好吧，現在你們开始渡河。拿下拿不下椰子寨，全看你們

第六路軍了。”

馮健能揮手命令馮安全帶領第一排渡河。馮安全樂得轉身叫一聲，全排戰士跑來了，其他隊伍也來到岸邊。大家都站在岸上看着馮安全他們渡河。

馮安全跳上船，手持撐篙把船兒頂穩在岸邊，然後命令道：“上船！”戰士們一擁而上，壓得船兒晃晃蕩蕩的，險些兒沒沉下去。

雨越下越大，濁浪從上游把枯木卷下來。馮安全把竿一撐，船兒象脫弓的箭似的被急流順勢沖下三丈遠。不知是誰慌了手脚，一支划槳掉進河裡去了。大家看見船兒不聽指揮，騷動起來，一股激浪拍進船來，船兒立刻順水而下。

“會游水的下去拖船！”馮安全的聲音未落，幾十個戰士撲通撲通地跳下去，腳不到地手不到天的用肩膀扛着船，游向對岸。他們有時被濁浪吞沒了，有時又從水里冒出來，有時人拖着船走，有時船又帶着人走。就這樣，馮安全的第一排終於登上了東岸。

四更時分，全部紅軍好容易渡河完畢，急急忙忙冒着風雨向椰子寨進發。擔任主攻的馮健能第六路軍追近椰子寨的時候，一排長馮安全率領全排，躡手躡腳偷過敵人的壕溝、木條柵欄，在敵人哨崗旁等待着總攻的號令。戰士們渾身濕漉漉的，冷得牙齒打顫，只有戰鬥的火焰溫暖着他們的心。

風過雨停，天空漸漸明亮起來，東邊天腳已經露出了彩霞。敵人哨兵端着槍走動起來，一直走到馮安全他們跟前來了。馮安全用手勢暗示戰士們緊貼地皮伏着，心裡焦急得很，為什麼指揮部還沒下令攻擊？萬一敵人發覺了可怎麼辦呢？

“哒的哒的……”馮安全听着指揮部的軍号响，一个箭步扑向敌人哨兵。哨兵拚命掙扎，战士林詩球赶来一脚踢在哨兵的肚子上，那家伙惨叫一声昏倒在地。馮安全把夺得的槍交给一个战士，向据点里放了一槍高叫：“往里冲！”

槍声和杀声打破了拂晓前的寂靜。战士们冲进据点和敌人混在一起厮杀。敌人象乱了窩的蜂，有的槍也不拿空着手就跑，有的光着上身只穿着一件褲衩就跑。他們剛跑到木柵欄边，被第二排長何紹杰的杀声擋回来，他們向西跑，又被第四路軍的战士压了回来，真象一群被困在籠內的小猪，东突西撞不知那里去好，結果只好乖乖放下武器。馮安全他們占領了地下建築物，突然遭到一陣手榴彈的襲击，这才發現炮樓上的敌人还在抵抗。这时全排被敌人的火力控制住了，不能动弹。

“狗东西，还要頑抗！”“砰砰砰！”“炸药”性子的二排長何紹杰看見炮樓上的敌人欺負第一排，赶快闖近炮樓，連向炮樓的窗口放了几槍。可是敌人在炮樓內，他怎么打得着呢？子彈打在炮樓的石灰牆上，只是留下一点白印子，敌人还是居高临下的放槍，投手榴彈。这可气坏何紹杰啦，他揮舞着駁壳槍要冲进炮樓，突然被一只手抓住了，回头一看，原来是馮健能指揮阻止他。

“不行，不能硬撞！”馮指揮說着，又对敌人喊話：“繳槍不杀，不然就‘蒸猪’（火攻）了！”

“不繳槍就‘蒸猪’！”战士们跟着指揮喊，四方八面都喊起来。

这时，天已大亮，敌人大概看見我們的紅旗多（那时紅軍每个小單位都有一面紅旗，战斗时都手持紅旗呐喊，或把紅旗

插在陣地上)，真害怕我們“蒸猪”，便拚命从炮楼上冲杀下来，夺路逃跑。他們除几个被馮安全和何紹杰等摺倒在門口外，乘着乐会連火力薄弱包圍不严的地方冲了出来，向河边逃命。

馮安全和何紹杰那里肯讓敌人跑掉呢，他們一直尾追到了河边。

敌人本想沿万泉河岸逃脫的，可是紅軍追兵赶到沿岸擋住了去路，被迫跳河逃命。

馮安全他們在岸上，看着敌人的腦袋一个个椰子似的浮在河面上，便象打活靶一样瞄着黑点开槍。敌人終于全部淹死在河里了。

背水而戰

椰子寨战斗剛結束，师政委楊善集同志命令部队靠万泉河东岸椰子寨一帶村庄住下。战士們有的跟群众一起去拆毀敌人的炮楼，有的向群众宣傳紅軍的宗旨。

当天上午楊政委在馮健能的第六路軍里住，一面接受苏区人民从河西送来的慰劳品，一面和老乡們談話。滿屋子的慰劳品和人，挤的騰不出一塊空的地方。人們正在高兴的时候，門外急急忙忙跑来一位老乡。

“讓路！讓路！”他使勁挤开堵着門口的人，竹斗笠都給挤掉了，“紅軍的官長是誰？紅軍的官長是誰？……”

“什么事？什么事？”楊政委迎上前去。

“我从加积市回来，看見白軍向我們这儿开来啦！……”

椰子寨离加积市只三十里路程，敌人說到就到。老乡的話还未說完，槍声已經响起来了。挤在屋子里的人，一陣吵嚷，都

分散开去，只有楊政委和馮健能几个人还諦听着越响越近，越响越密的槍声。

“出击！”楊政委一拳头捶在八仙桌上，对馮健能说：“你們第六路軍頂着敌人打，我命令二路軍和四路軍包抄。”

槍声越来越激烈地响着。

馮健能把一排和三排的隊伍集中起来，就是找不到第二排的人。他高叫几声：“何紹杰！……”还是听不到二排長的回声。“这小子，真是老脾气死也不改，槍一响又不听指揮了！”他自个咕囔之后，又对一、三排的战士命令道：“跟我来！”

馮健能他們跑到村子东边这块椰子林来时，只見二排長何紹杰早指揮全排人排开陣势在抗击着敌人。二排的战士有的跪着，有的臥着，都靠着椰子树向前面那块旱田里的敌人射击。馮健能揮手指示一排和三排从二排兩翼投入战斗后，便走向何紹杰。

“指揮，你看，打的多过瘾，我們叫敌人在田里嘴啃泥啦！”何紹杰得意地说。

馮健能本想罵他几句；但是見敌人果然被二排压在田里狗吃屎似的，怒气也就消了，只是說：“你出来也不告訴一声，害得我到处找。”

“来不及呀，指揮，要是我向你报告，等你命令，恐怕敌人早跑了！”

“你真傻，敌人来进攻我們，槍一响怎能就跑呢……”

正說間，一陣杀声从北边高地傳來。馮健能一看，是楊政委指揮第四路軍高举着紅旗从左边向敌人冲击，便赶忙一声高喊：“冲呀！冲——！”他躍起身帶头向前冲去。